

導言：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新典範 ——跨地域與跨文化的知識轉向

陳玫奴

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瑤族宗教長期以來是人類學、民族學與宗教研究中的邊陲課題，然而，在當代學術轉向關注「宗教實踐」（周越 2009）、「跨文化交流」（Katz 2013）、「物質宗教」（齊偉先 2024）等議題的浪潮下，瑤族作為一個深受道教化影響、又保有高度宗教主體性的族群，其宗教文化所體現出的動態性、多樣性與創造性，日益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早期對瑤族宗教的研究多聚焦於「漢化」、「道教影響」、「地方宗教的融合」等問題，這些視角雖然為我們勾勒出瑤族宗教與中原道教的深層互動關係，但也容易落入單向「中心—邊陲」的分析框架（司馬虛 [1982] 2016: 13–20）。近年來，隨着歐、美、日、越等地研究學者和團隊對瑤族手抄本、儀式音樂、圖像與文獻的深入調查，以及田野民族誌方法的精進，研究者逐漸將焦點轉向瑤族宗教的內在知識系統、地方性實踐邏輯、跨語境文化翻譯、以及在政治—儀式結構中的能動角色。¹ 作為長年關注「瑤傳道教」

1. 關於瑤族手抄本的研究為數甚多，除了參考本文「二、瑤族研究國際化的契機——瑤族手抄本和宗教文物的跨國數位化分析」外，更全面仔細的探

的研究者，筆者在規劃本專輯之初，即希望透過跨地域學者的合作，從多元視角切入，呈現出瑤族宗教不僅是「道教的在地化」，更是自成體系、與其他宗教傳統長期互動且具有創造力的知識場域與實踐空間。本專輯以「新典範」為名，不僅意圖打破過往框架，而是試圖指出：唯有立基於第一手文本、儀式現場與語言脈絡，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才有可能邁向深度詮釋與學科對話的下一階段。

近幾年來，臺灣與國際間關於瑤族宗教與文化的研究動能不斷湧現，並由此產生出許多具體的研究成果。「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新典範」兩期專輯為的便是回應這股國際瑤學研究的浪潮，對此前的研究進行回顧總結，對當前的研究進行綜觀分析，並對未來的研究進行方向建議。職是之故，本前言首先將從學術史的角度爬梳「瑤學」近半世紀以來主要的典範移轉，並提供臺灣在瑤族研究上的本土視野。接着針對當前國際間對瑤族手抄本和宗教文物風起雲湧的數位化和主題研究計畫進行回顧，作為讀者認識本專輯中多位作者處理館藏與數位化手抄本的背景知識。最後藉由回顧本專輯收錄的六篇由新生代瑤學研究者所撰寫的研究論文，對瑤族宗教與文化的研究提出創見與展望。

本專輯共分為兩期，涵蓋六篇不同主題與方法的研究論文。第一期(229期)聚焦於瑤族宗教文本的組織邏輯與技藝傳承，從海外手抄本文獻、治傷儀式到儀式專家的傳度制度，展現瑤族內部的宗教知識系統與技術實踐。第二期(230期)則著眼於瑤族儀式與敘事

討可參閱“Collections of Yao Manuscripts in Western Institutions” (Chen 2024) 與〈各國收藏之瑤族手稿及數位典藏概況〉(吳佳芸 2019)。儀式音樂的研究包括但不限於《儀式中的史詩——盤王歌研究》(吳寧華 2021)與《雲南瑤族道教科儀音樂》(楊民康、楊曉勳 2014)。圖像的研究則包括但不限於〈衍變與傳承：瑤族盤王節中的儀式神像畫〉(譚靜 2019)與“On Ceremonial Paintings by the Yao People (瑤族) and Their Acculturation from Taoist Shuilu Paintings (道教水陸畫)” (Chen and Zhuang 2024).

在跨族群、跨宗教互動中的轉化歷程，包括對帝國象徵符號與神話的挪用、祖先崇拜禮俗的創造，以及女性修行故事的地方化重構，展示瑤族如何在歷史與現實中持續形構自身的宗教與文化圖景。

一、在轉化與再生之間： 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近半世紀的發展

欲了解瑤學研究的發展，必須先回到一個核心問題——「誰是瑤族？」瑤族是分布於中國南方、大陸東南亞及部分歐美國家的非漢族群，族群內部分支多元且高度流動。「瑤」是一個通稱，底下包含多個擁有不同語言與文化實踐的支系。此族稱原為漢人所賦予的他稱，如今「瑤族」已成為中國官方認定的 56 個民族之一。在這個族稱下包括了四個主要的語言系統：講勉語的群體（如他稱為盤瑤、藍靛瑤的支系）、講苗語的群體（如他稱為布努瑤的支系）、講侗水語的群體（如他稱為茶山瑤的支系），和講漢語方言的群體（如他稱為平地瑤的支系）（毛宗武 2004: 3, 6–8）。在以上所有群體中，除了講苗語的群體外，都存在手抄本文化和受到道教高度影響的宗教傳統。大多數瑤族居住在現今中國廣西、湖南、雲南、廣東、貴州與江西等省的山區，越南、泰國與寮國亦有相當人口。1975 年寮國「秘密戰爭」結束後，許多瑤族社群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加拿大、法國與澳洲（Cushman 1970: 19–47; Litzinger 2000: xi–xiii）。

在本專輯中，六名作者主要集中探討了瑤語支的人群，包括他稱為「盤瑤」（或學界有時稱「勉瑤」）的瑤人，如吳佳芸、韋飛歐和黃家信；他稱為「藍靛瑤」（或學界有時稱「金門瑤」或「門瑤」）的瑤人，如肖習、孫嘉玥；他稱為「排瑤」（或「八排瑤」）的瑤人，如張卓；以及他稱為「紅瑤」的瑤人，如趙曉梅。

筆者於 1999 年開始從事瑤族研究時，這個領域的發展和研究成果仍相對薄弱，臺灣與國際上投入瑤學研究的學者屈指可數。然

而，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瑤學研究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充滿活力且持續擴展的學術領域，吸引了道教研究、文獻學與區域研究等領域的學者持續投入。這一轉變得益於高品質研究成果的湧現與跨國合作的增加，以及從中所產生的嶄新觀點與洞見。其中，具有關鍵影響力的機構包括由廣田律子主持的日本神奈川大學「瑤族文化研究所」(ヤオ族文化研究所)，² 以及由周思博(Joseba Estévez)與宗樹人(David Palmer)主持的香港大學「瑤道計畫」。³ 此外德國漢堡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亞非學院的田海(Barend ter Haar)(已退休)長年所累積記錄的線上瑤族書目「瑤族宗教」(Yao Religion)，亦以個人形式推動了瑤族研究的國際性發展。⁴ 本回顧將焦點放在瑤族研究的宗教面向，並不企圖涵蓋現有龐大文獻的全貌，而是從個人視角反思過去半世紀瑤學研究的發展，突顯其中重要的轉捩點和不同研究典範的出現與移轉。

首先是 1975 年前「界定身分」時期。在這個階段裡，瑤族研究主要由中國境內的民族誌工作推動，屬於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爲分類與了解各民族所展開的「民族識別運動」的一部分。此時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 1950 年代完成的九冊《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⁵ 費孝通(1910–2005)是這一階段的重要人物，他與新婚妻子

2. 參閱神奈川大學瑤族文化研究所，<https://www.yaoken.org/aboutus.html> (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2 日)，上面詳細記錄了該研究所歷年來舉辦的豐富年度會議、工作會議、讀書會及出版資訊。

3. 參閱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瑤道計畫」，<https://yaodao.hku.hk/> (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2 日)。

4. 關於田海對推動瑤族研究發展的貢獻，參見 Chen Meiwen, “Facilitator of Insights: Professor Barend ter Haar and the Growth of Yao Studies” (2025). 田海個人瑤族宗教線上書目，<https://bjterhaa.home.xs4all.nl/yao.htm> (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2 日)。

5. 這套社會歷史調查系列書籍由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編輯，後於 1983 年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王同惠於 1935 年前往廣西金秀針對花籃瑤進行人類學式的蹲點調查，奠定了瑤族社區研究的典範，加上王同惠在調查期間不幸遭遇山難辭世的悲劇，使得這段經歷成為瑤族研究的重要基石（費孝通、王同惠 1988）。費孝通後來主張以民族節慶作為文化資源推動經濟發展，使瑤族文化研究在國家政策脈絡中獲得了進一步政治和學術資源的支持。⁶在海外則有 Richard David Cushman 的博士論文 “Rebel Haunts and Lotus Huts: Problem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Yao” (1970)，對中國歷代典籍中「瑤」的再現和瑤漢關係進行了細緻的分析。這部因 Cushman 早逝從未獲得出版的博士論文，對於後續探討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建構的人類學作品卻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⁷

接着是 1975–2006 年「走向全球」時期。筆者以瑤族宗教開始更廣泛地受到國際民族誌學家、漢學家與道教學者注意的角度進行敘述。⁸1975 年，白鳥芳郎主編出版的《瑤人文書》吸引了國際漢學界關注和探索泰國北部瑤人手抄本與儀式中的道教元素，標誌着瑤族宗教與文化在中國境外系統性國際研究的開端（白鳥芳郎 1975）。此外，竹村卓二於 1981 年出版，並於 1986 年被翻譯為簡體中文出版的《瑤族的歷史和文化》，則描述了泰國北部勉瑤的神話與社會組織，並對瑤、畬關係做了初步的歷史考察，啟發學界將

6. 費孝通曾於廿世紀八〇年代提出中國「民族走廊」的族群關係理論，當時在其所提的三大走廊中，包括了「南嶺走廊」，而「南嶺走廊」則包含了瑤族所居住的廣泛南方區域。參見《流動跨越與共通：區域整合視野中的南嶺走廊研究》（李曉明、吳聲軍、劉永紅 2020）。

7. 例如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Harrell 1995)。

8. 第一屆瑤學國際研討會在 1986 年 5 月 26 日舉辦，當時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促進會聯合在香港舉行。會議相關記錄可見簡銳剛，「三、世界聚焦瑤山」，中國評論出版社，<https://hk.crntt.com/crn-webapp/cbsspub/secDetail.jsp?bookid=33637&secid=33977>（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

華南與東南亞高地視為一個具有文化連續性的區域來看待(竹村卓二 [1981] 1986)。此後至 2006 年間，一系列重要成果相繼問世，其中包括了法國學者李穆安(Jacques Lemoine 1982)的 *Yao Ceremonial Paintings* (瑤族儀式畫)與 Jess G. Pourret (2002)的 *The Yao: The Mien and Mun Yao in China, Vietnam, Laos and Thailand* (瑤族：中國、越南、寮國與泰國的勉瑤與金門瑤)。雖然這些著作偏向記錄與整理，但為理解東南亞脈絡中的瑤族宗教奠定了重要基礎。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的〈道在瑤中：道教與華南的漢化〉(*The Tao among the Yao: Taoism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South China*)則以道教化的觀點評析《瑤人文書》，為瑤族與道教的關係開啓了新的理論討論(司馬虛 2016: xx)。孔麗維(Livia Kohn)主編《道教百科》(*Daoism Handbook*)時，亦將非漢族群(如瑤族)的道教研究視為當時新興的前沿課題(Kohn 2000: xxxi)。此外，伊萊(Eli Alberts)於 2006 年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所改寫出版的 *A History of Daoism and the Yao People of South China* (道教史與華南瑤族)，系統性地初步回應了由司馬虛提出的假設，亦即道教做為帝國教化邊疆民族的文化力量，但更能從瑤族主體性的立場看待瑤族接受道教的社會效應與文化影響(Alberts 2006)。

最後則是 2006 年至今的「數位與跨域」時期。自 2000 年代中期以來，瑤族研究進入數位化與大規模跨境田野的新時代。由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與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等機構支持，學者們致力於瑤族手抄本的編目與數位化，讓跨國比較研究成為可能。其中，香港大學的「瑤道計畫」首創與寮國北部瑤族村寨及儀式專家合作的模式，突破了過去圖書館典藏購買缺乏脈絡化而導致研究受限的困境。透過在地知識的融入，該計畫產出兼具在地觀點與學術價值的成果，並將大量數位資料開放於網路，極大促進了全球瑤族宗教與文化的研究(詳見本文第二節)。綜上所述，過去

半世紀的瑤族研究已從早期的中國國家內部的民族誌計畫，發展為蓬勃的跨學科國際領域，深化了我們對非漢族群的民族身分、書寫傳統與宗教實踐的理解。

從臺灣的角度出發，我們對「瑤族」或許多中國南方少數族群的認識，有着隨時代背景和時間推移所產生的不同「他者化」的焦點。在國民政府來臺初期(1949-)，瑤族及其想像多被置於國族的大論述下來進行。從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的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到納入南方兩個少數民族代表——苗、瑤，形成了「漢滿蒙回藏苗瑤」這樣中華民族共和的宏觀圖像。這也影響了臺灣教育和大眾對於中國邊政治理的想像和機構的建立，如現今國立政治大學的民族學系，早期為「邊政學系」，為的便是培養治理少數民族的領導人才。⁹ 這段時期延續着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設置「化瑤局」的治理思維，瑤族是「等待被馴化的他者」。到了兩岸開放交流後(1987-)，隨着臺灣民眾赴陸探親、旅遊的頻率增高，臺灣開始出現如「八千里路雲和月」、「大陸尋奇」這類以介紹大陸各地風土民情的深度旅遊節目，其中也不乏對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的記錄報導，迄今類似的節目類型在製作上從未間斷過。¹⁰ 這段時期延續的是漢族或社會主流群體對於少數民族的獵奇心態，瑤族是「充滿奇風異俗的他者」。

臺灣開始將瑤族視為「具有主體性的他者」，對瑤族宗教與文化展開嚴肅的學術研究，則要等到老一輩的人類學者的投入。其中

9. 參考政大記憶 wiki：民族學系學系沿革，<https://nccuwiki.lib.nccu.edu.tw/index.php/%E6%B0%91%E6%97%8F%E5%AD%B8%E7%B3%BB>（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18 日）

10. 以「大陸尋奇」為例，自 1990 年 8 月 11 日開播以來，至今總集數已達到 2,000 集，是中國電視公司最長壽的娛樂性節目。參考「大陸尋奇」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9%99%B8%E5%B0%8B%E5%A5%87>（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19 日）。

具代表性的包括謝劍(1934–)的《連南排瑤的社會組織》(1993)、喬健(1935–2018)的《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1990)。這段時期也有零星的碩士論文出現，例如有著人類學訓練背景的曹之鵬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茶山瑤的成年禮〉(1991)。爾後臺灣在瑤學研究者的培養和瑤學研究的出版上便沉寂了十年，直到陳孜妏於2002年完成碩士論文，並於2003年以同名出版《從命名談廣西田林盤古瑤人的構成與生命的來源》後，臺灣在瑤學研究上才又添了新作。近期則有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2022年出版《華人宗教研究》第19期的「瑤道研究」專輯，主要收錄了來自香港瑤道計畫成員、吳佳芸和陳孜妏等人的作品，再為臺灣跨國的瑤學研究添了新的篇章。¹¹

如今臺灣瑤學研究有了為數不多但跨越不同領域的學者投入，除了本專輯收錄的文章作者，歷史學背景出身的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吳佳芸外，還有擅長於媒體傳播與文學分析，現任教於廣東韶關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的郭正宜，和專精於神話、故事結構分析，現任教於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鄭美惠，最後則有筆者本人投入瑤族宗教與性別、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議題的研究。¹² 這些不同領域的撞擊，為臺灣學界擴展對瑤族宗教與文化的認識，與此同時也為國際瑤學研究注入臺灣獨特的研究觀點。

11. 本專輯資訊請參考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華人宗教研究》第19期『瑤道研究』專輯」簡介，<https://cscr.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649&id=22672> (擷取日期2025年8月25日)。

12. 這些學者曾受陳孜妏之邀，於2023年12月18日於輔大舉辦了一場名為「瑤學研究臺灣論壇：女神、女人與歌謠」的小型座談會。見活動網址http://www.rsd.fju.edu.tw/index.php/zh/?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85 (擷取日期2025年8月19日)。

二、瑤族研究國際化的契機： 瑤族手抄本和宗教文物的跨國數位化

基於本專輯有多篇文章探討了歐美館藏的瑤族手抄本(肖習、吳佳芸)，東南亞地區收集來的手抄本和口傳故事(孫嘉玥)，或是觸及到瑤族手抄本內容在儀式中的運用(張卓)，筆者在本節將透過回顧當前瑤族手抄本的分布、館藏、數位化和研究狀況，提供讀者一個閱讀本專輯文章的知識背景。

如同前述，以及本專輯許多作者所提及的，「瑤族」是一個包括多個相當不同群體的總稱。在中國以外，瑤族主要由自稱為「勉」與「門」(或「敏」)的兩個語言群體構成。「勉」人群的他稱在各地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在中國有「盤瑤」、「過山瑤」、「大板瑤」等他稱；在越南則主要有「大板瑤」和「小板瑤」的他稱。「門」人群在中國有「藍靛瑤」、「山子瑤」、「花頭瑤」等他稱；在越南則有「白褲瑤」、「藍靛瑤」等他稱。¹³ 這兩個群體都屬於苗瑤語系中瑤語支的人群。他們為了逃避稅收、苦役和軍事入侵，或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而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高地，包括現今的越南、泰國和寮國(Pourret 2002: 26)。到了1970年代末，他們被捲入美國中情局在寮國的秘密戰爭(1964–1973)，在戰爭末期以難民身分被遷移到部分歐美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法國和澳大利亞(Litzynger 2000: xi)。美國和歐洲圖書館及博物館中的瑤族手抄本收藏，大多是從東南亞的勉瑤和門瑤那裡獲得的(歐雅碧、宋馨

13. 關於這兩個語言群體在中國境內與越南境內詳細的他稱，中國的部分可參見本人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村寨網」所撰寫的瑤族「民族簡介」，<https://ethno.ihp.sinica.edu.tw/frameD.htm> (擷取日期2025年8月27日)；越南的部分可參見《越南瑤族民間古籍(一)》(越南老街省文化體育旅遊廳2011: 13)。

2005: 228)。換句話說，「瑤族手抄本」在中國以外，主要由瑤語支中這兩個特定語言支系的瑤族所書寫、擁有和使用的手抄本構成。

在中國境外，瑤族手抄本的收藏分布於包括丹麥、法國、德國、日本、荷蘭、英國、美國和越南在內等多個國家的各種公共或學術機構中。¹⁴ 一些收集項目是由研究機構執行的，目的在研究瑤族(和其他少數族群)在其所在國的情況，例如位於河內的漢喃研究所保存了大約 3,000 份的手抄本(包括但不限於瑤族手抄本)，而位於越南西北部的山羅省博物館則擁有 1,250 份瑤族和傣族手抄本(其中瑤族手抄本為 50 份)(Volkov 2012: 242)。¹⁵ 除了這些瑤族遷入國國內的收集計畫外，歐美公共或學術機構獲取瑤族手抄本的方法，一是通過購買，一是通過捐贈，或兩者兼而有之(見下述)。現今，收集瑤族手抄本以進行研究的活動，獲得了諸如大英圖書館這樣知名補助機構的支持，並以研究人員與手抄本擁有者——即瑤族道公和師公——之間的合作為新興形態。香港大學的「瑤道計畫」的數位化和研究模式便代表了這種新興形態(郭慧雯等 2022: 25–64)。

西方館藏的瑤族手抄本——例如，丹麥、德國、荷蘭、英國和美國所擁有的瑤族手抄本，許多皆為透過古董商進行購買而得。在 1990 年代，透過英國古董商 R. L. Stolper，從寮國和泰國購入了大量瑤族手抄本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和大學圖書館包括：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兩批：307 份和 375 份)；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2,776

14. 欲查閱瑤族手抄本完整西方館藏清單和數位化計畫的讀者，請參閱 Chen (2024) 及吳佳芸(2019)。

15. 瑤族手抄本本數的確認得益於賀大衛(David Holm)與越南山羅省西北大學(Đại học Tây Bắc, Sơn La)語言學系講師阮草(Kiều Thảo)的私人通訊，通訊日期為 2023 年 12 月 8 日。

份)；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Sinologie,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220 份)；以及萊頓的國家民族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216 份)(Chen 2016: 57–61；吳佳芸 2019: 18–28)。此外，還有兩個較小的收藏，分別位於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的亞洲圖書館和哥本哈根的皇家圖書館(Det Kongelige Bibliotek)，前者保存有 29 份，後者保存有 37 份手抄本(Kuiper 2005: 42–67; Pedersen 2016: 3–119)。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在幾年後，約是 2006 年到 2008 年間，也購入了一批瑤族手抄本(241 份)(何紅一 2017)。

另一收集方法是通過在田野工作期間收集手抄本的研究人員捐贈。例如，位於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南山大学人類学博物館)和法國聖馬丁的阿瓦隆博物館(Musée de l'Avalonnais)的收藏就屬於這種情況。目前保存在南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收藏是由《傜人文書》一書的主編白鳥芳郎在 2000 年捐贈的。同樣地，法國阿瓦隆博物館的收藏是由在泰國長期居住的法國民族學家 Jess G. Pourret 在 2008 年捐贈的。另一個大型瑤族文物的收藏，大約 2,000 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手抄本)，則是由位於越南的東山今日基金會捐贈給美國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的 Frederick 和 Kazuko Harris 美術圖書館(The Frederick and Kazuko Harris Fine Arts Library)。

多數歐美公共機構的館藏都是經由對瑤族文化並不熟悉的英國古董商 Stolper 的中介收購而得，而 Stolper 又是通過當地文物掮客從東南亞各國不同瑤族村寨收集到這些瑤族手抄本和文物，以致造成手抄本「去脈絡化」的困境(Jonsson 2000: 223)。這不僅意味着手抄本脫離了原本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也表示我們缺乏對這些手抄本背景資訊的認識。例如，許多歐美館藏的手抄本的標題頁不復

存在，研究者便無從得知手抄本擁有者和抄寫日期的訊息。這種手抄本「去脈絡化」的情況給希望運用這些手抄本進行研究的研究者帶來了特殊的困難。本專輯中運用西方館藏瑤族手抄本的作者們，如肖習、吳佳芸，都必須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考察資料來重建手抄本的在地脈絡。

另一方面，從 2000 年代開始，瑤族手抄本研究出現了一種新的研究趨勢，涉及直接從瑤族村莊收集手抄本進行數位化和保存。這些瑤族手抄本的收集通常透過研究人員和瑤族儀式專家之間的合作來完成。與通過古董商購買的瑤族手抄本收藏相比，這些數位化計畫中的瑤族手抄本的來源確定性高。這類型最早的計畫項目之一是由福特基金會在 2006 年到 2008 年資助的：「當代越南的『文化』、文本和識讀能力」(“Culture”, Texts, and Literacy in Contemporary Vietnam)。2008 年，該項目收集了越南瑤族(稱為 Dao)約 11,000 多個文本。該計畫的主持人 Bradley C. Davis 希望開發數位典藏的分析索引，並將整個文獻資料庫以 CD 格式出版(Davis 2011: 5)。另一個小型的數位化計畫則是由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由琅元 [Alexei Volkov] 主持)在 2007 年到 2011 年執行名為「越南少數民族的傳統科學」的四年期國科會計畫。此計畫在越南調查了儂族(Nùng)、傣族(Tày)和瑤族的宗教手抄本，總共大約 200 件的手抄本(不確定有多少是瑤族手抄本)(Volkov 2012: 238–47)。

另外還有幾個由大英圖書館資助的瑤族手抄本的數位化計畫。¹⁶第一個是「滇南瑤族手抄本的保存：文本、圖像和宗教」(Preservation of Yao manuscripts from South Yunnan: text,

16. 瀕危檔案計畫(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 EAP)由阿卡迪亞基金會(Arcadia Foundation)資助並由大英圖書館管理。

image and religion)(EAP 550)(2012 年)，由廣州中山大學徐堅主持，針對從雲南昆明地區收集來的 208 份手抄本進行數位化。¹⁷ 另一個是「藍靛瑤文獻遺產的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 of the Lanten textual heritage)(EAP 791)(2015 年)，由德國明斯特大學(Universität Münster)的 Josephus Platenkamp 主持。該計畫在寮國北部的藍靛瑤村寨裡收集了 768 份手抄本進行數位化。¹⁸ 還有一個計畫是「藍靛瑤文獻遺產的數位圖書館——第二階段」(A Digital Library of the Lanten Textual Heritage—Phase II)(EAP 1126)(2018 年)，由德國明斯特大學的 Helene Basu 領導。第二階段的計畫承接著 EAP 791，繼續針對寮國北部的藍靛瑤手抄本進行數位處理。該計畫收集了 1,396 份手抄本，是這類型計畫中手抄本數量最多的一個項目。¹⁹ 數位化也是保存瑤族手抄本和使其內容能夠更廣泛地讓讀者接觸到的一種有效方式。

接着說明瑤族手抄本的類型。本專輯作者群處理的多為瑤族手抄本中具有「宗教性質」的文本，不過瑤族手抄本涵蓋的範圍卻遠遠大過於此。不同學者在不同情境(圖書館、田野中、執行計畫，在中國境內、東南亞地區等)中「遇見」瑤族手抄本，由於各自對瑤族和瑤族手抄本內容的認識不同，也因此對瑤族手抄本的分類上，學界目前並未形成共識。

中國學者按照官方對瑤族的分類，將瑤族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在討論瑤族手抄本時，通常會把四個瑤族語言群體的手抄本文化放在一起討論。一般而言，他們知道手抄本的來源，但只在需要時強調群體的差異。例如，在大英圖書館補助的數位化項目之一

17. 計畫網址 <https://eap.bl.uk/project/EAP550>(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8 日)。

18. 計畫網址 <https://eap.bl.uk/project/EAP791>(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8 日)。

19. 計畫網址 <https://eap.bl.uk/project/EAP1126>(擷取日期 2025 年 8 月 28 日)。

(EAP 550)中，徐堅收集了來自昆明的 208 份瑤族手抄本，計畫說明中僅提到這些手抄本來自雲南，但未進一步詳細說明哪些手抄本屬於哪個瑤族支系。此外，如張有雋所代表的中國分類法，也傾向於針對不同支系的瑤族手抄本進行一個廣泛的分類，較無法反映出不同瑤族支系所實踐的不同宗教傳統和手抄本文化。例如，張有雋將瑤族手抄本分為六類：1)過山文書：主要在講勉語的群體中發現，尤其是勉瑤；2)家譜和石牌文：主要在侗水語支的拉珈瑤(他稱為茶山瑤)中存在²⁰；3)宗教經書；4)歌書；5)醫學書；6)契約書(張有雋 1986: 1-27; 1992: 71-74)。

還有一種由中國學者發展的分類模式，則至少反映出門瑤以及拉珈瑤在道公和師公傳統的基本儀式分工。黃貴權和盤金祥分別建議了一個包含三個主要類別的分類框架：神書、歌書和雜書(黃貴權 2010: 497；盤金祥 2009: 56-61)。考慮到門瑤和拉珈瑤在道公和師公上的儀式分工，在神書類別中，他們區分了道公書和師公書兩個次類別。以門瑤為例，門瑤的道公和師公擁有不同功能的手抄本，以滿足其作為道公或師公的儀式服務需求。例如，門瑤道公擁有一套用於執行喪葬儀式的手抄本，其中之一題為「破獄科」。相比之下，門瑤的師公則擁有一套確保生育和懷孕順利等特定儀式的手抄本，如題為「紅樓科」的文本即是一例。²¹「破獄科」是舉辦喪葬時的儀式內容，「紅樓科」則在為生者進行的儀式中唸誦。神書類別還包括表奏(用於向神靈請願的文檢)和秘訣或秘語(指導儀

20. 石牌與傳統的村級社會組織形式相連結。例如，拉珈瑤用石牌來公告鄉約，作為每個社會成員閱讀和遵守的法律文件。廣西東部並不是唯一能找到石牌的地區。黃鈺(1993)主編的書中收錄了從廣西、廣東、湖南、貴州等地收集的石牌。

21. 雖然人數不多，但同時接受道公和師公度戒儀式的門瑤男性並不罕見(劉光原 2003: 19)。

式步驟的文本)。前者由道公和師公(包括勉瑤師公)使用；後者僅在門瑤的道公和師公收藏裡發現，勉瑤則沒有秘語類的宗教手抄本。²²

與其他分類模式不同，黃貴權和盤金祥更加突出歌書的重要性。他們提及，在中國門瑤村寨所發現的歌書可以分為兩個次類別：文言歌謠和白話歌謠。文言歌謠，如秋蓮歌，是一個專業化程度較高的體裁，只有少數的瑤人具有創作和演唱的能力。相反地，白話歌謠，例如信歌和鴛鴦歌，則普遍流傳且廣泛受到演唱。至於在中國發現的勉瑤歌書，盤美花也提及類似於文言歌謠和白話歌謠這樣的區分。前者被稱為古言歌謠，講述古代歷史；而只要不是講述古代歷史的歌謠便被視為白話歌謠。²³ 最後是雜書類別。在這一類別中，黃貴權和盤金祥將所有其他不直接用於儀式表演的文本歸入此類，包括占卜類、啓蒙書、語言學習和詞典。

針對主要來源於東南亞瑤族手抄本的分類，目前可觀察到四種分類方式。首先以福特基金會在越南協助收集和整理，爾後由陳友山進行編輯的《越南瑤族民間古籍(一)》一書中的分類為例(越南老街省文化體育旅遊廳編 2011)。在這份集結越南各地不同瑤族支系手抄本(文中多以「古籍」字樣來描述)的出版品中，陳友山在越南政府官方認定的「瑤族」下，總括性地描述了在瑤族這個族稱下所有支系的手抄本，並根據手抄本的功能與需求，進行了三種類型的分類：i)宗教信仰書：又可區分為各種經書、擇吉通書、祭祖用書、求治病書四個次類。宗教信仰書是瑤人古籍的主要類型。ii)文學書，包括民間詩歌、史詩、俗語、謎語等。iii)教科書，習字

22.「秘訣」為儀式專家操作手冊的總稱，其中包含最重要的步驟方法，其流通受到限制(Pregadio 2008: 746–47)。

23. 筆者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與盤美花的私下對話，在南寧廣西民族大學盤美花家中進行。盤美花是勉瑤，語言學家，現任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師。

與教人道理的書。此外，還有家譜、宗族根源之類的書。再來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其分類和初步研究集結在何紅一所撰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瑤族文獻研究》(2017)一書中。何紅一依循中國對瑤族的分類來處理國會圖書館收藏的 241 份手抄本，並未特別區分不同瑤族群體的手抄本文化，僅在需要時突出瑤族手抄本文化中的支系差異。她將來自門瑤和勉瑤的手抄本區分為六類：經書、文件、歌書、道德教育教材、占卜書和其他(無法辨認的手抄本)(何紅一 2017)。

接着是位於德國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收藏。針對此批館藏主要的分類與初步分析出現在歐雅碧(Lucia Obi)和宋馨(Shing Müller)所撰寫的〈瑤族之宗教文獻：概述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之館藏瑤族手本〉一文(2005)。兩位作者在文中利用巴伐利亞圖書館館藏 2,776 份手抄本中的 801 份，將之區分為「宗教性質」和「非宗教性質」兩大類。她們不僅保留了「道公書」和「師公書」的基本區分，還致力於確定不同瑤族支系之間的手抄本類型和儀式傳統。根據她們對 100 件可識別之手抄本標題的估計，在巴伐利亞圖書館的收藏中，60% 的手抄本屬於門瑤，30% 的手抄本來自勉瑤，10% 的手抄本來自排瑤(自稱是 dzau⁵³ min⁵³，也屬於瑤語支講勉語的人群)。巴伐利亞圖書館的收藏似乎沒有來自拉珈瑤的手抄本(歐雅碧、宋馨 2005: 250)。根據儀式功能，她們將「宗教性質」的手抄本進一步分為五個次類別：經、科、表奏、秘訣和小法。她們也在「非宗教性質」的手抄本中區分出五個次類別：道德教育教材、語言學習和詞典、史詩和歌書、占卜書、文書和醫學文本。

最後則是香港大學「瑤道計畫」團隊的收藏與分類。與上述越南和兩個歐美圖書館瑤族手抄本收藏不同的是，瑤道計畫的手抄本並非廣泛從不同村落中收集而來，而是專注於單一村落。再來，在

其數位化和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能夠與當地的儀式專家和社區民眾保持密切的合作互動關係，因此就不會出現上述廣泛收集或透過購買而得之館藏的「去脈絡化」問題。瑤道計畫團隊成員周思博長期在寮國北部三省交界處、人口約 4,700 人的門瑤村寨進行田野工作。基於包含多個完全或部分重複的 2,120 份手抄本之數位文獻資料庫，瑤道計畫團隊將手抄本分為三類：(i)儀式文本，包括禮儀文本、「活文本」（門瑤稱這些「秘語」類的文本為 *pai nyui*）和經文。²⁴ 經文是道教經典中的文本，由道公使用。(ii)伴隨文本或非宗教文本（通書、道德教導、學習材料、歌書）；(iii)「無題」，意指缺乏外部標題和難以在不進一步研究的情況下分類的書籍。瑤道計畫團隊還從文獻資料庫中選出了一套獨特且具有代表性的手抄本作為「參考收藏」（郭慧雯等 2022: 25–64）。由於周思博對使用這些手抄本的儀式擁有豐富的民族誌知識，瑤道計畫團隊除了進行分類外，還致力於釐清每份手抄本可能的儀式功能，及其在儀式表演中的使用方式，這對研究歐美機構中那些「去脈絡化」的西方收藏，是個極為有用的參照文獻資料庫。

正如我們所見，瑤族手抄本的分類模式在不同的情境中有所不同。這種分類既是擁有對於「瑤族手抄本」和「瑤族」不同認識的學者與手抄本作為一種物質對象互動的結果，也部分受限於他們在中國境內和東南亞的不同情境中獲得手抄本和其他文物的方式。研究人員若要更有效地利用西方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收藏，尤其是通過購買獲得的收藏，應留意關於這些隨機組合起來的手抄本來源的線索。除了確定哪些是真正的瑤族手抄本外，研究人員還需要認識屬於勉瑤和門瑤手抄本文化的獨特特徵。上述回顧也再次突顯了，在

24. 這些「活文本」體現了內在的神性，因此被它們的主人視為「活的」，而且他們必須穿上衣服（被認為是「穿着制服」）（周思博 2022: 71–73）。

進行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時，以支系做為單位進行研究的重要性。

三、新生代國際瑤學研究的創見與典範移轉： 專輯文章綜述

本專輯的策畫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發展背景下展開，延續並拓展了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多元面向。我們將兩期專輯分為互相呼應的兩個主題：第一輯(第 229 期)以瑤傳道法的歷史考察與手抄本研究為核心；第二輯(第 230 期)則關注瑤族與帝國、跨族群及跨文化的互動影響。以下依次介紹六篇收錄文章。

在上一節對於國際手抄本研究的館藏和分析研究的了解後，我們來看 229 期中收錄的兩篇文章，肖習的〈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瑤族手抄本《諸品經》研究〉，以及吳佳芸的〈法水與符令：勉瑤手抄本記載的治傷法事研究〉，便能發現這兩篇文章對於手抄本的研究已開始重視支系的獨特性。兩篇文章都處理到歐美館藏中最大館藏的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所館藏的瑤族手抄本。肖習的文章針對藍靛瑤道公手抄本中具總經意味的《諸品經》進行文本分析，詳細分析其文本結構、語言特徵與宗教內容，並追溯其在道教經典體系中的位置。作者結合版本學與宗教人類學的方法，指出《諸品經》作為藍靛瑤道派的代表性文書，其形式兼具經藏與總集之特色，不僅體現道教系統在瑤族社群中的再生產，也反映出瑤人道公如何透過「造經」實踐神聖敘事與宗教權威的建立。本篇論文的貢獻，不僅在於補足目前中文學界對德藏瑤族文獻的空白，更為「瑤傳道教」提供了具體的文本證據與版本學分析基礎。同時也展現瑤族在經典傳抄中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為理解跨地域經典流傳與在地化過程提供了寶貴資料。

吳佳芸的〈法水與符令：勉瑤手抄本記載的治傷法事研究〉以德國與英國館藏的勉瑤宗教手抄本文獻為主體，聚焦於其中記載的

治傷儀式與符圖書寫。作者指出，在勉瑤的宗教世界中，水與符圖的結合不僅體現道教的治病傳統，也深深植根於日常生活對自然療癒的依賴。本文提出「符令」概念，以圓形構圖的符圖為例，分析其在施法實踐中的即時性與靈活性。此篇文章將物質宗教、符圖視覺性與儀式實踐結合，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宗教知識如何透過書寫、媒介與身體操作轉化為治癒力的絕佳案例。文章不僅重構了勉瑤完整的治傷流程，也分析了其在醫療、宗教與社會層面的多重意涵，顯示出瑤族如何透過結合道教符籙與本土療法，構建出兼具靈驗性與社群凝聚力的醫療宗教實踐。

趙曉梅〈桂東北桑江流域紅瑤與苗人拋牌儀式的比較與解讀〉作為「調查報告」類的研究，作者以深入田野與歷史文書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比較桂東北地區紅瑤與青衣苗兩個族群的拋牌儀式。該儀式為師公或道公獲得宗教資格的核心典禮，既具有社會承認功能，也體現師徒傳承與宗教正統性的建構。本文特別指出，儘管會同樣身處帝國邊陲山區，紅瑤與青衣苗的儀式路徑與宗教認同卻展現出不同的政治與文化邏輯，揭示不同族群在接受與改造道教儀式體系時所展現的文化選擇與權力動態。作者特別指出，桑江流域的歷史政治背景與族群互動，深刻影響了儀式形態的發展與宗教權威的建構。這不僅挑戰了「道教化程度即國家整合程度」的線性模型，也為我們理解西南邊地宗教的多元實踐提供了新視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具體回應了學界一直在探問的問題：「瑤傳道教究竟是什麼」？最早期由司馬虛僅根據瑤族儀式手抄本中出現「北極驅邪院」的文本證據，便推論瑤族道教承繼了宋元時期天心正法的科儀內容之假說，事實上相當薄弱。與此同時，他也指出了瑤族手抄本中法術部分與臺灣小法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並未提供任何證據(司馬虛 2016: 13–20)。透過 229 期專輯中不同作者的文章，我們得知藍靛瑤道派受到靈寶東華派的深刻影響，勉瑤

宗教更偏向法術傳統的接受和運用，並認識到非漢族群的度戒因著與帝國王權的不同歷史互動脈絡所產生的差異。

230 期同樣收錄了三篇文章，聚焦在探討文化流轉與宗教互動中的瑤族實踐。張卓的〈「九州」內外：排瑤生命儀式中的中心與邊地觀〉以排瑤生命儀式中極具象徵性的「過九州」段落為核心，探討儀式如何透過空間與敘事結構承載帝國觀念與歷史記憶。作者將此儀式視為一種對帝國秩序的挪用與重構，既體現瑤族在政治格局中的位置，也彰顯地方宗教對宏大敘事的再詮釋能力。透過細緻的田野與文本分析，作者展示了瑤族如何在吸收道教宇宙觀的同時，將其轉化為族群歷史與認同的象徵語彙。

韋飛歐、黃家信的〈采借與創造：廣西環岑王老山瑤族墳墓立碑的禮俗研究〉一文探討當代瑤族在葬俗中引入墓碑立置的風潮，分析其在族群內部與跨族群互動中的文化意義。本文追溯此一禮俗從漢族、壯族傳入並在瑤族中獲得再創造的歷史過程，並分析其在祖先崇拜、家族記憶與宗教儀式中的多重功能。作者們特別指出，立碑習俗雖受漢族與壯族影響，但瑤族在吸納過程中融入了自身的祖先崇拜觀與宗教體系，創造出兼具傳統延續與現代意涵的禮俗實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們將立碑視為一個文化交融與價值再生產的場域，不僅見證了宗教與世俗的交織，也反映了瑤族在現代社會變遷中對身分與傳統的回應。

孫嘉玥〈多面黃氏女：一則漢族佛教故事在藍靛瑤文化中的流傳與演變〉探討一則起源於宋代的漢族佛教轉世故事，如何在藍靛瑤的文化語境中被改寫、再利用並融入道教儀式傳統。本文透過唱本、口傳與科儀本三種文體的比較，揭示黃氏女在跨文化流動中呈現出的多重面貌——既有原型的延續，也有本地化的創造，甚至在儀式功能中被重新賦予神祇身分。本文不僅提供了跨文類、跨宗教敘事互動的細膩分析，也呼應了當代宗教研究對性別與能動性的關

注，揭示文化在跨族群互動中不斷被重寫與再詮釋的動態過程，也呈現了瑤族宗教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多重樣貌。

綜觀本專輯六篇文章的努力，我們得以清晰地看到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新生典範：不再只是單純描述性地記錄儀式或文本，而是透過比較、跨族群互動、版本學與物質宗教分析，展現瑤族宗教傳統的歷史深度與創造活力。從 229 期對手抄本、符令與拋牌的考察，到 230 期對帝國隱喻、跨族群禮俗與跨文化故事轉化的探討，本專輯嘗試建立一種兼具文本細讀、田野實踐與宏觀視野的研究方法。

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章呈現了「瑤族」研究不僅關乎單一族群，更牽涉到廣闊的中國宗教史與跨文化交流。藉由關注道教經典的再生產、儀式的在地化、跨族群的文化借鑑與再創造，本專輯不僅回應了「瑤傳道教究竟是什麼」這一長久問題，也提出了新的解答方式——即透過支系比較、帝國互動與文化流轉，去理解宗教如何在邊地與中心之間、在不同族群之間持續被重寫與重構。因此，本專輯不僅是瑤族宗教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一個開放性的起點。它展現了國際瑤學研究正在進行的典範移轉，為未來的跨學科對話、跨族群比較以及文本與田野並重的研究鋪設了基礎。

結 語

本專輯分為 229 期與 230 期兩輯，收錄六篇由新生代瑤學研究者所撰寫的文章，共同勾勒出當代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新典範」。這個「新典範」具有三個鮮明特徵。其一，跨地域的視野——作者們的研究材料涵蓋中國廣西、湖南、雲南等地，以及跨族群比較與國際館藏的文本分析，突破了單一地點田野調查的侷限。其二，跨學科的方法——從文獻學、民族誌、人類學到物質文化研究，體現了瑤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多元性。其三，跨族群的文化互

動——不論是瑤與苗、瑤與漢，還是瑤與壯的交流，都揭示了宗教儀式與文化傳統在族群邊界上的流動與再造。

此外，本專輯的重要價值之一，在於展示了多種研究方法的互補性與創造性運用。手抄本與經典文本的研究，使我們得以追溯瑤族宗教傳統的歷史深度，並觀察其在傳抄、翻譯、詮釋過程中的在地化策略；儀式民族誌的田野觀察，則揭示了文本與實踐之間的互動，以及儀式中物質符號的象徵功能；跨族群比較的方法，則為理解宗教形式的傳播、轉化與權威建構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與過去相比，這種方法論的轉向意義深遠。早期的瑤學研究往往傾向於單一地區的描述性民族誌，對宗教文本的處理限於背景介紹，缺乏深度的版本學分析。同時，過去對瑤族宗教的研究多集中於男性儀式專家的視角，對女性角色與性別意涵的關注不足。本專輯中的若干研究，已開始觸及女性形象、跨世代傳承等議題，為未來研究開啓了新的思路。

在未來研究的展望上，從本專輯的成果出發，筆者認為瑤族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未來展望至少有四個值得關注的面向。第一，跨境與跨語言比較。瑤族分布於中國與中南半島多國，不同支系在語言、儀式、經典文本上皆展現高度差異與流動性。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比較中國南方與越南、寮國、泰國瑤族的宗教文本與實踐，並探討不同語言（漢文、方言、喃字等）之間的互動與轉譯。第二，數位人文與開放典藏。隨着國際間對瑤族手抄本的數位化與共享逐漸成熟，研究者有機會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數位文本分析等工具，從宏觀層面觀察文本流通的路徑與變異，並在地與社群合作，確保數位化過程中尊重知識主權與文化詮釋權。第三，性別與世代視角。瑤族宗教儀式中女性的參與、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儀式知識的世代傳承機制，仍是當前瑤學研究中相對薄弱的環節。結合女性史與性別研究的理論，將有助於更完整地理解瑤族宗教文化的社

會基礎。第四，儀式與物質文化的整合研究。瑤族的宗教世界觀不僅體現在經典文本與口述儀式中，也深深嵌入服飾、建築、圖像、樂器等物質文化中。未來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構築瑤族宗教與文化更立體的圖像，並追蹤物質符號在不同時空的轉化歷程。

瑤族的宗教與文化是一個不斷變動、跨越疆界的流動體。本專輯所呈現的，只是這片豐富圖景中的若干切面。期待未來的研究能在這些切面之間編織出更多連結，持續拓展我們對瑤族世界的理解。

引用書目

論著

- 毛宗武。2004。《瑤族勉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1982] 2016。〈道在瑤中：道教與華南的漢化〉(The Tao Among the Yao: Taoism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South China)。巫能昌譯。收於《儀式文獻研究》。劉永華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3–20。
- 白鳥芳郎編。1975。《瑤人文書》。東京：講談社。
- 竹村卓二。[1981] 1986。《瑤族的歷史和文化》(ヤオ族の歴史と文化：華南・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の社会人類学的研究)。朱桂昌、金少萍譯。南寧：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
- 何紅一。2017。《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瑤族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佳芸。2019。〈各國收藏之瑤族手稿及數位典藏概況〉。《漢學研究通訊》38 (2): 18–28
- 吳寧華。2021。《儀式中的史詩——盤王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曉明、吳聲軍、劉永紅主編。2020。《流動跨越與共通：區域整合視野中的南嶺走廊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周思博〔誤植為周思伯〕(Joseba Estévez)。2022。〈藍靛瑤手抄本：儀式知識傳承中的法器〉(Lanten Manuscripts: Ritual Object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Ritual Knowledge)。孫嘉玥譯。《華人宗教研究》19: 65–111。
- 周越(Adam Yuet Chau)。2009。〈「做宗教」的模式〉(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孫非寒譯。黃濤校。《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2 (5): 18–27。
- 張有雋。1986。〈十萬大山瑤族道教信仰淺釋〉。收於《瑤族宗教論集》。南寧：廣西瑤族研究協會，1–27。
- 。1992。《瑤族傳統文化變遷論》。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曹之鵬。1991。〈茶山瑤的成年禮〉。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慧雯、周思博(Joseba Estévez)、安蔚、孫嘉玥、宗樹人(David A. Palmer)。2022。〈《老撾藍靛瑤文庫》：探討文本收集、編目、分類和評估的方法與相關問題〉。《華人宗教研究》19: 25-64。
- 陳玫姣。[2002] 2003。《從命名談廣西田林盤古瑤人的構成與生命的來源》。清華人類學叢刊。臺北：唐山出版社。
- 喬健。1990。《飄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費孝通、王同惠。1988。《花籃瑤社會組織》。南京：江蘇省人民出版社。
- 越南老街省文化體育旅遊廳編。2011。《越南瑤族民間古籍(一)》。北京：民族出版社。
- 黃貴權。2010。〈文山州瑤族文字古籍〉。收於《雲南少數民族古籍文獻調查與研究》。李國文主編。北京：民族出版社，488-531。
- 黃鈺主編。1993。《瑤族石刻錄》。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 楊民康、楊曉勳。2014。《雲南瑤族道教科儀音樂》。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齊偉先。2024。《物質、隱喻與信仰：臺灣當代漢人民間宗教生活中的儀式力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 劉光原。2003。〈從食物探討中國廣西百色藍靛瑤人的宗教實踐〉。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歐雅碧(Lucia Obi)、宋馨(Shing Müller)。2005。〈瑤族之宗教文獻：概述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之館藏瑤族手本〉。詹春媚譯。《民俗曲藝》150: 227-79。
- 盤金祥。2009。〈談雲南紅河方塊瑤文古籍及其翻譯〉。《民族翻譯》3: 56-61。
- 謝劍。1993。《連南排瑤的社會組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譚靜。2019。〈衍變與傳承：瑤族盤王節中的儀式神像畫〉。《魁閣》1 (2019): 152-65。
- 廣西壯族自治區編寫組。1983-1987。《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Alberts, Eli. 2006. *A History of Daoism and the Yao Peopl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Cambria Press.

- Chen Meiwen 陳玫奴 . 2016. "Gendered Ritual and Performative Literacy: Yao Women, Goddesses of Fertility,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 State." PhD thesis, Leiden University.
- . 2024. "Collections of Yao Manuscripts in Western Institutions." In *Vernacular Chineses-Character Manuscripts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David Holm. Berlin: De Gruyter, 115–48.
- . 2025. "Facilitator of Insights: Professor Barend ter Haar and the Growth of Yao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Other East Asian Religions at the Grassroots: Change from the Ground Up, A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Barend ter Haar.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 Paris, France, July 9–10.
- Chen Shan, and Zhuang Peina. 2024. "On Ceremonial Paintings by the Yao People (瑤族) and Their Acculturation from Taoist Shuilu Paintings (道教水陸畫)." *Neohelicon* 51: 579–95.
- Cushman, Richard David. 1970. "Rebel Haunts and Lotus Huts: Problem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Yao."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ornell.
- Davis, Bradley C. 2011. "A Yao Script Project: "Culture", Texts, and Literacy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IAS Newsletter* 56: 4–5.
- Harrell, Stevan, ed. 1995.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Jonsson, Hjorleifur. 2000.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88 (1–2): 222–31.
- Katz, Paul. 2013. "Repaying a Nuo Vow in Western Hunan: A Rite of Trans-Hybridity?"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11 (2): 1–88.
- Kohn, Livia, ed. 2000. *Daoism Handbook*.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Leiden: Brill.
- Kuiper, Koos. 2005.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Sino-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Central Library of Leiden University*. Leiden: Legatum

Warnerianum.

Lemoine, Jacques. 1982. *Yao Ceremonial Paintings*. Bangkok: White Lotus Co.

Litzinger, Ralph A. 2000.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en, Bent Lerbæk. 2016. *Catalogue of Yao Manuscripts*. Copenhagen: NIAS Press.

Pourret, Jess G. 2002. *The Yao: The Mien and Mun Yao in China, Vietnam, Laos and Thailand*. Bangkok: River Books.

Pregadio, Fabrizio, ed. 2008.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London: Routledge.

Srisombat, Ratason. 2025. "Gender and Religious Dynamics in Northern Thailand: Mien Female Spirit Mediums and the King Pan Temple."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40 (1): 117–35.

Volkov, Alexei. 2012.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mong Vietnamese Minorities: Preliminary Results." I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Science Conference*. Edited by Liao Yuqun 廖育群 et al. Beijing: Science Press, 238–47.